

恐怖大王 作品

GET
BACKERS

李西闽 著

拾灵者

他自己的利爪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是谁在黑暗中告诉他真相？
婴儿的哭声在矮马心里一遍遍冰冷地划过，
就像一只冰冷的小手
抚摸他的皮肤。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恐怖大王

作品

GET
BACKERS
拾灵者

李西闽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拾灵者 / 李西闽著.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0225-121-4

I. 拾...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717 号

拾灵者

李西闽 著

责任编辑: 于九涛

装帧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印 刷: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一版 2006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25-121-4

定 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李西闽，著名作家。中国新概念恐怖小说的领军人物和倡导者，被《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称为“恐怖大王”。1966年11月出生于福建长汀农村。他有暴躁的脾气，勇敢的心，恐怖的大脑。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服役21年。出版和发表《好女》、《死亡之书》、《七条命的狗》等文学作品200多万字。2000年开始恐怖小说创作，先后出版《蛊之女》、《血钞票》、《尖叫》、《死鸟》多部，在国内外产生影响，成为中国恐怖悬疑文学的先行者。《血钞票》、《尖叫》等被改编电影。最新的恐怖小说《黑灵之舞》《崩溃》即将出版。

路是无从辨识的掌纹
在我面前沉默无声
我看见灵魂沿路直立
奄奄一息
有根弯曲的肋骨
梗塞在我的喉间
那些散失的灵魂
踩过春夏秋冬冰凉的背脊
我一路捡拾灵魂
把他们透明的耳朵
串在荆棘尖利的刺上
命运在一路叹息
是谁在黑暗中告诉我真相

——题 记

目 录

引 子	午夜小巷里出现的第三个人	1
第一章	垃圾桶像是随时要把人吞进去	4
第二章	那个裸婴身体是紫黑色的	16
第三章	你勾起了我体内那个魔鬼的欲望	32
第四章	防空洞是矮马一生的噩梦	47
第五章	他在空气中闻到了一股血腥味	58
第六章	有许多人在大雨中呼号着奔走	73
第七章	有好多婴儿神秘失踪	84
第八章	深夜紧贴在玻璃门上的脸	98
第九章	他的眼睛里充满了不祥的邪气	116
第十章	自己的利爪插进了自己的胸膛	135
第十一章	脑海里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哭声	149
第十二章	奇怪的味道从何而来	168
第十三章	危险正在悄悄临近	177
第十四章	大火无情地吞没了一切	189
尾 声	你的失踪是个谜	206

引 子

午夜小巷里出现的第三个人

数年前，一个冬天的午夜。赤板市凡人东路一片沉寂，冷飕飕的风夹裹着奇异的血腥味。阴暗的路灯无言地审视着这个世界。

情韵小区对面的一条小巷里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头发蓬乱的年轻女人，羽绒服把她的身体裹得严严实实的。她的脸在路灯下是一张白纸，看不清她的眼睛，她喘着气，偶尔呻吟出声。她步履蹒跚地走出了小巷，又回头张望了一眼，然后消失在凡人东路的夜色之中。

这个女人走后不久，小巷里又出现了一个人。

这还是个女人，不过是个老女人，十分肥胖，她来到了巷子口，朝年轻女人消失的方向看着，街道空荡荡的。

她喃喃地说，造孽呀！造孽！

她说着浑身就发抖起来。她仿佛听到了什么声音，警觉地竖起了耳朵。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冷飕飕的风一阵一阵地刮过。胖女人呆了几分钟，就转身进入了小巷，刚开始，她慢慢地走着，然后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她就奔跑起来，她的脚步声在小巷里产生了回响。

她在小巷的某个地方拐进了另外一条小巷，来到一栋小楼前，推开了那扇木门，她冲了进去，然后咣当一声死死地关上了门。

就在她关上门的那一刹那间，小巷的巷子口又出现了一个人。

那个人的出现让街灯显得更加昏暗了，有一个灯泡突然炸裂，灯泡炸裂时没有一点声响，玻璃碎片像羽毛一样轻盈地飘落。

大街小巷里鼓荡的风也停了下来，这个午夜显得更加的阴森诡秘。

这个在小巷里出现的第三个人,是个婴儿。分不清是男婴还是女婴。也不知道婴儿从何而来,又为什么要来到这条小巷。

婴儿一丝不挂,身上血糊糊的。

婴儿沿着胖女人跑回去的路线一路爬过去。

婴儿边爬边哭。

婴儿每爬一下,路灯就会暗下来一点。小巷子里婴儿的哭声渗透着小巷的任何一个缝隙。平常在小巷里游荡的野猫野狗此时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天好像在降霜,婴儿悠然地爬着,似乎感觉不到寒冷。

婴儿爬过的地方成了一条血道。

婴儿缓慢地爬着,在小巷的某个地方爬进了另外一条小巷。婴儿爬到胖女人进去的那栋小楼前,把两只血糊糊的小手趴在了那扇木门的底部,湿漉漉的头也趴在了木门的底部。

婴儿的哭声越来越响。

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也没有灯光从木门的缝隙透出。

在婴儿越来越响的哭声中,小巷子里的灯光慢慢地全部灭掉了,一片漆黑。婴儿的哭声冰碴一样在黑夜里划来划去,使这个冬天的午夜更加的阴冷和寂寞,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梦醒后听到了婴儿的哭声,或者被婴儿的哭声惊醒过来。

谁在哭——

好像有人叫了一声。小楼对面的一户人家的灯亮了。

那家人的门吱呀一声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披着大衣的男人,他用手电在巷子里照来照去,他的手电光落在了对面小楼的门上,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刚才听到的哭声也消失了。

男人脱口道:见鬼!怎么回事!

他刚刚说完,脸色就变了,他张大了嘴巴,眼睛也瞪圆了。他看到了什么?

男人呆了不到一分钟,就赶紧进了门,咣当一声把门紧紧关上了。

男人刚刚关上门,婴儿的哭声又响了起来。

男人再没有出来，他家的灯也灭了。在黑暗中，婴儿边哭边爬上了那栋小楼，他是从门边斑驳的墙上爬上去的，他每爬一下，血迹就留在了墙上。婴儿爬到了一个窗口，努力着要爬进窗里去，他的哭声停住了。不一会，传来一个女人撕心裂肺的叫声……

第一章

垃圾桶像是随时要把人吞进去

1

矮马的目光还能准确地发现唐娜吗？

她曾经那么优雅地走在凡人东路的人行道上，一袭白裙勾动着风的欲望。矮马坐在阳光电影院的台阶上，一眼就发现了人流中的她。现在赤板市的人越来越多，蝗虫一样，矮马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唐娜朝矮马这个方向款款而行，高傲的脸在阳光下透出令人迷醉的光泽。矮马仿佛闻到她光洁如玉的脸上散发出苹果的香味。

那时，矮马心中就会涌起一股甜，那股甜像蜜一样渗满了他全身的毛孔，他把自己想像成一个幸福的男人。

矮马不知道唐娜有没有正眼注意过他这个男人，她只要用眼角的余光瞟矮马一下，他的心就会跳出来。唐娜在阳光下优雅地行走的情景已经成为了过去，矮马已经没那个眼福了，哪怕他在阳光电影院外的台阶上坐到地老天荒。赤板市有数不清的漂亮女人，但都吸引不了矮马的目光，让他赏心悦目又无限爱恋的唐娜埋在了他心底。唐娜在一年前就被人谋杀了，凶手据说到现在也没有被抓住。

矮马在 2003 年夏天来临时，还在想念唐娜。记得唐娜死的第二天，警察就找过他，警察的目光像刀子，似乎要把他的心灵剖开。警察怀疑矮马是凶手，他们的问话让他心烦。但是他不敢抵触警察，矮马只是在

心里对警察说,我什么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谁是凶手,我也可以做警察了。警察从矮马的口中掏不出任何东西,只好悻悻而去。矮马看着警察的高大背影,心想,可怜的唐娜,如果你是死在我手下,那么我是一个多么幸福的男人。想着想着,矮马的泪水流了出来。唐娜死去的一年里,矮马总是十分忧伤,他千方百计地寻找过唐娜的死因,可是他一无所获。可就在这个夏天来临后的一个晚上,矮马沉浸在忧伤之中的内心就被恐惧占据了。

2

凡人东路是赤板市一条极为平常的街道,它在夏天来临后像这个城市的所有街道一样变得热烈起来。街上总是鼓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热风,风中有若隐若现的女人的香水味和肉欲的味道,矮马弄不清这些味道来自何方。有时他会想,这是唐娜身上的香味吧,好像又不是。凡人东路已经忘却了唐娜的死亡,越来越冷漠的人群不会为一个已逝去的鲜活生命徒费记忆,这好像是一个无爱的年代,一切是那么的无常,让人无端颤栗。

进入夏季,对矮马而言是很好的事情,夏天是个好季节,在这个季节里,矮马会觉得他的生活有了保障。这是对他们拾荒者而言的,因为人们在夏天里制造的垃圾要多许多。矮马是赤板市的一个拾荒者,通俗点说,就是一个捡破烂的。

矮马在凡人东路上捡垃圾时经常会看见小舞。小舞是凡人东路古美菜市场对面星期五川菜馆的服务员。她要是看到矮马,就会和他搭腔。矮马在很长时间里还能够记起小舞刚刚见到他时和他的一段对话。

小舞是个胖妞,她经常让矮马产生一个想法,星期五川菜馆每日的剩菜剩饭都被她吃了,她的肚子是一个巨大的垃圾桶,这可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情。小舞是在空闲时,站在星期五川菜馆外面的一根电线杆底下的垃圾桶边,边嗑瓜子边和矮马说话的,她满脸的肥肉都在颤动,她的

双眼却很明亮。那时矮马拎着一个编织袋，正从垃圾桶里掏东西。

小舞问矮马，喂，瘸子，捡到什么宝贝啦？

矮马心里有气，他说，你别管我叫瘸子，老子腿瘸之前也是个帅哥。

小舞嘲笑他说，帅哥？嘿嘿，就你这熊样，灰头土脸的，还帅哥呢。

矮马气愤地说，你别瞧不起人，狗眼瞧人低！

小舞笑了笑，不是说我瞧不起你，这凡人东路上有谁瞧得起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喂，问你一个问题，你这脚是怎么弄瘸的？

矮马说，打仗打的。

小舞满脸疑惑，你打过仗？

矮马说，当然，我打仗时，你还没出生呢。

小舞不屑地说，吹牛吧你！你一个捡破烂的瘸子吹起牛来草稿都不打。

矮马说，你爱信不信，和你说话没意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

矮马也就是和小舞这样的人说话才硬气些。

小舞笑了，嘻嘻，你这人还那么不经逗，好了，不逗你了，我也不管你的腿是怎么断的了，不过，像你这样的本地人捡破烂还真不多见，你也不嫌丢人。

矮马说话时底气不足，丢什么人！怎么还不是一个活字。

就在这时，星期五川菜馆里传出一声吆喝，小舞，死哪去啦——

小舞慌忙答应了一声朝店里滚去，像一团肉球。

小舞见到星期五川菜馆的老板王广大就像老鼠见到猫。

不一会儿，王广大出了店门，他站在店门口朝矮马嚷道，臭捡破烂的，下次再被我发现你勾引小舞，看我不把你另外一条腿打断！

矮马气不打一处来，冲着他吼道，你他妈有种过来打！

矮马说完这话，心里发虚，暗道，他真要过来打我，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我是个胆小的人，我害怕别人打我。

王广大冷笑了一声，不信你试试，只要你再勾引小舞，我就敢打断你的另一条腿！

矮马浑身在颤抖：我什么时候勾引那个叫小舞的胖妞了？我还是头

一次知道她的名字，还是从你王老板的口里刚刚听说的。

这时，川菜馆店里走出两个大汉，他们的手里都拎着菜刀，他们是店里的厨子，矮马看到了刀，心里就打哆嗦，他只好心惊胆战地溜之大吉。

王广大和那两个厨子在他身后哈哈大笑。

矮马心里一阵悲凉，我怎么就沦落成这样的一个人！

那时的太阳在矮马头顶不停地晃动。

矮马心里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太阳会不会突然从天空中掉下来？如果太阳掉下来了，我会怎么样呢？

矮马不敢多想了，他认为很多可怕的想法会毁了他。

这时，矮马听到了鸟叫的声音，哪来的鸟叫声？现已很难在这个城市听到鸟儿的叫声了。矮马回过头，看到王广大手中拿着一个手机，神色慌张地钻进了停在星期五川菜馆外面的那辆桑塔纳轿车。

矮马明白了，鸟叫声是从王广大的手机里发出的。

3

白天矮马在凡人东路的每个角落里游荡，他在人们的眼中是一只肮脏的老鼠。晚上矮马睡在凡人东路地铁站旁边的一个废置的治安亭里。那个治安亭原来是紧锁着的，他在一个深夜撬开了锁，进入了这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换了一把锁，把这个治安亭占为己有。好在也没人管，矮马就一直在这里住了下来。

矮马不愿意回到家里去，因为他家里所有人都瞧不起他，他残留在内心的一点自尊告诉自己，他就是捡垃圾，也比回家强。他的家离凡人东路很远，在赤板市的另一边。矮马的确上过战场，是那一场战争毁了他，准确地说，是矮马自己毁了自己，那是他内心的一块永远不会愈合的伤口，只要他一个念头触及，伤口就会汩汩地流出血。

这个夏季来临后的一个晚上，让矮马进入了一场深重的恐惧之中。

那个晚上，像往常一样，老鼠一样的矮马钻进了治安亭里。

矮马心力交瘁地平躺下来，感觉到呼吸有些沉重。他从来没想过会在哪个夜晚发生什么事，又不会发生什么事。可在这个夜晚，他躺下来不久，就觉得有些异常。矮马浑身上下黏黏的，像是有什么液体从他全身的毛孔中渗出，他相信这不是汗水，现在还没有到高温的天气，纵使在高温的天气里，他也是很少出汗的人。记得从前有一个叫高长学的战友说矮马是冰人，这让矮马很难受了一阵。治安亭外面偶尔有行人走过，但不多了，矮马每天都要在地铁停运后走进治安亭的。平常，他不会在意治安亭外面走过的人，他们和矮马无关，有一次一个醉鬼喝多了，使劲地用头撞治安亭的木板，矮马也无动于衷，他知道醉鬼不可能永远撞下去。

可是在这个晚上矮马特别地警觉，他不知道这个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矮马浑身毛孔中渗出的黏叽叽的液体在迫使他冲出治安亭，尽管他的身体一动不动。矮马躺着难受，他要找一个地方把他身上的黏液洗掉。矮马想到了赤板河。赤板河从这个城市中间穿过，离凡人东路也就是二十几分钟的路程，往常的夏日，他就偷偷地在赤板河里洗澡，他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应该去洗个澡！矮马内心十分矛盾，其实他很累，他不想动，但是他很难受，他受不了身上黏叽叽的感觉。矮马在矛盾中坚持到了深夜。

路上的行人几乎没有了，治安亭外面一片沉寂。偶尔从凡人东路上驶过的汽车也无法彻底地把沉寂撕开。

城市开始沉睡。矮马无法入睡，他脑海里滚过很多念头，他突然想到了唐娜，她现在在哪里，是不是就站在治安亭的外面？他希望的是在阳光下去看见优雅的唐娜朝他走来，那是鲜活的唐娜。矮马可不希望她在沉睡的城市中拖一条长长的影子站在治安亭的外面。

矮马无法入眠。他心里想着唐娜时，突然听见了一种让人心神不宁的声音。起初听起来像一只猫在轻声地叫，有些凄凉的感觉。仔细地听，矮马才辨认出那是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

婴儿的哭声从哪里发出？

婴儿的哭声是不是曾经很大声地响过？

矮马心里十分疑惑，也许是自己的幻觉，或许根本就没有婴儿的哭声。

他揪了揪自己的耳朵，疼痛感是真实的，他知道自己没有产生幻觉，也不可能是在睡梦之中。

婴儿的哭声在矮马心里一遍遍冰冷地滑过，就像一只冰冷的小手在抚摸他的皮肤。这种状态比那黏液更让矮马受不了，他终于出了治安亭的门，来到寂静的街上。

此时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连一辆过往的车辆都没有，街灯发出的亮光有些虚假，在矮马的眼中，是那么的 not 真实。婴儿的声音好像是从地铁那边传过来的。

矮马朝婴儿的声音追寻过去。从治安亭走到地铁出口，约摸有二十多米，这二十多米他似乎走了很长时间。

矮马来到了地铁出口旁边，地铁里面阴森森的，如果此时要是从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非吓他一个半死。从这里下去有一个过道可以到达街道的对面，以前有人在地铁的地下过道里捡到过被人遗弃的婴儿。矮马发现婴儿的哭声不是从地铁里的地下过道里传来的，尽管他刚开始怀疑是谁又往地铁的地下过道里扔掉偷偷生产的私生子了。据说在凡人东路的那片老居民区里，有一个秘密帮助女人接生的地方，但是他不知道具体在哪里。

地铁站旁边有一个黑色的大垃圾桶，垃圾桶张着一张黑口，像是随时要把人吞进去。虽然矮马是捡垃圾的，但在这样的晚上，他还是有点不敢靠近垃圾桶，因为当初唐娜被肢解后的尸体就是在这个垃圾桶里被发现的。

婴儿的哭声，从这个垃圾桶里传出。

矮马的脊背越来越凉，婴儿的哭声也越来越微弱。

矮马壮了壮胆子走了过去，借着路灯的光亮，**他看到了一个用一块白布裹着的婴儿，躺在垃圾桶的垃圾上面，那婴儿好像刚出生，白布上还有血迹。**他看不清婴儿的眼睛，婴儿的微弱的哭声让他害怕，矮马突然一转身跑回了治安亭。他进入治安亭，死死地把门关上。

矮马睁大着眼睛，他心里一遍接一遍地说，矮马，你是个杀人犯，你见死不救，你是个杀人犯。矮马就这样在治安亭里翻来覆去地挣扎着，这是灵与肉的挣扎，他忍受着这难熬的痛苦。当矮马决定去把那个婴儿抱起来拯救他的时候，他已经听不见婴儿的哭声了，哪怕是游丝一般细微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矮马再次走到了那个垃圾桶旁边。这时，空气沉闷起来，但是在沉闷的空气中，路边的树叶发出了沙沙的声响，没有一丝风，树叶怎么会发出响声呢？接着，他突然闻到了一种香味，他准确地分辨出，这是苹果的香味，这是唐娜身上散发出的香味。矮马的心里咯噔地颤抖了一下。他还没有缓过神来，垃圾桶里的那个婴儿变出了一张如花似玉的脸，那是唐娜的脸，她似乎在冲他淡淡地笑，她苍白的嘴唇微微蠕动着，像是在和他说着什么。

矮马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他的呼吸也急促起来，他想逃，可他的双脚钉子一样钉在了地上。

矮马看到垃圾桶里伸出了一只手，一只长长的手，朝他的脸摸了过来，似乎有一股阴风朝他的脸上拂过来。矮马闭上了眼睛，心里说，唐娜我和你无冤无仇，你就放过我吧！

矮马似乎听到了笑声，那笑声十分缥缈，不一会就消失了。

那瘆人的笑声让矮马身上的寒毛倒竖。

矮马睁开了眼，垃圾桶里唐娜如花似玉的脸不见了。垃圾桶里的婴儿还在，还是用那染血的白布裹着，露出一张紧闭着双眼的小脸。那是一个断了气的婴儿，矮马伸出颤抖的手指，放在了他的鼻子底下，发现婴儿已经没有了气息。直觉告诉矮马，这个婴儿已经死了，他突然想到，这个婴儿的死是不是和唐娜有关。他的头皮一阵发麻。婴儿的身子冰凉和僵硬，矮马的身体也冰凉和僵硬着，他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沉闷的空气中，树叶还在沙沙作响。这时，矮马听到了脚步声。

脚步声好像是从阴森森的地铁里传出的，那脚步声向矮马临近，地铁的出口仿佛就是地狱的出口，有谁会从这里面出来呢？

矮马的心堵在了嗓子眼里，他想喊，却喊不出来，似乎有一双无形的

大手卡住了他的脖子。矮马迫不及待地跑回了治安亭里，死死地顶住了门。外面树叶的声音越来越大，脚步声也越来越响。矮马蜷缩在治安亭里，这时他才觉得自己的膀胱要炸了，他憋着一泡尿，可是他不敢出门。

树叶的声音和脚步声在外面响着，那是谁的脚步声？

4

宋正文看着空荡荡的家，有些失落。他在家走来走去，无所适从。他从自己的卧室走到书房，又从书房走到客厅，他感觉到有种气息让他烦躁不安。自从他的妻子王芹怀孕后，他就感觉到了那种气息，那种气息会使他窒息。不是妻子在怀孕不久之后搬回她父母亲那里去住，他或许会被那股气息折磨得发疯。那是妻子怀孕后身体里散发出来的乳香。宋正文在屋里焦躁地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就仿佛闻到了那股乳香。他站在客厅里，灯光白生生地涂在他惨白的脸上，他的嘴角在微微颤抖，心里似有一只锐利的爪子在抓挠着。他的嘴里吐出一句含混不清的话，他甚至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他来到了书房，拿起了书桌上的那个小镜框，小镜框里照片中的他和妻子甜蜜地依偎在一起。宋正文突然冷笑了一声，妻子的笑容在他的眼中狰狞起来，他仿佛看到妻子美貌的脸变成了一张豺狗的脸。他听到了豺狗在荒野尖厉的叫声，他浑身颤抖起来，喃喃地低语，不，不，不……小镜框从他的手中滑落，掉在了桌面上，咣当一声，幸亏小镜框上的玻璃没有碎。宋正文觉得孤独的潮水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似乎要把他淹没。他的眼中发出一种冰冷的光芒。宋正文不停地说，不，不，不要抛下我，不要抛下我——他边说着边走出书房，回到了卧室。他站在那张以前和妻子在每个夜晚耳鬓厮磨的大床前，两行冰冷的泪水流了下来。他又说，你为什么要抛下我，你们为什么要抛下我，你们一个一个地为什么要抛下我——没有人听到他的说话。宋正文觉得自己十分的无助，他突然不说话了，站在那里，浑身抽搐起来。他抽搐了一会，然后扑在了床上，双手抓住了一个枕头，像是掐住了一个人的脖